H. H. MU CHINESE LIBRARY

群書考索卷六十三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地理門

要害類

守江所以守淮厥今長淮東西岷山導江東入于海猶吾土地勿守可也然蜀非昔之蜀淮非昔之淮矣堡障雖厚風寒實多恐藏質堅守於盱眙而佛貍有飲江之擾南史宋臧質傳魏太武率衆向彭城宋以質北救至盱眙太武已過淮極力攻盱眙質報太武云童謠曰胡馬飲江佛貍死卯年質守城三旬太武引去。蕭銑徙守於江陵而孝恭下巴峽之舟唐蕭銑傳銑據江陵國號梁唐高祖使弟孝恭李靖統巴蜀兵自夔州東下擊銑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進軍靖曰若乘江漲掩其不備此必成擒孝恭從之率衆東下銑以水漲不為備孝恭進兵銑出降是守淮不足以守江也。有周瑜蒙衝之戰而後曹操舳艫之盛可焚而孫權因得以築濡須之塢周瑜拒曹操遇于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在南岸部將黃蓋曰寇衆我寡難以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

去也乃取蒙衝鬬艦載燥荻枯柴豫備走舸繫于其尾先以書遺操詐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艘最著前中江舉帆去北軍重同時火發火烈風猛燒盡北船延及岸上北兵大敗操引兵北還後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立塢。有侯瑱蕪湖之兵而後王琳濼湖之衆可敗而明徹因得以成壽陽之功陳文帝時王琳引兵至栅口侯瑱督諸軍出蕪湖春水稍漲琳引合肥濼湖之衆舳艫相次而下引兵直趣建康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琳軍大敗奔齊吳明徹攻壽陽齊皮景和等敗生擒王琳此守江所以守淮也。若置江而不知所守而不知所備則戚昕之兵單弱無以禦舴艋之勢陳長城公時隋軍伐陳揚素引舟師下三峽陳將軍戚昕守狼尾灘揚素造大艦曰五牙次曰黃龍其餘平乘舴艋有等差。吾彥之告不聽無以止流梯之船晉武帝與羊祜陰謀伐吳造大船木柿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木柿以白吳主曰晉必攻吳宜增建平兵吳主不從晉果太舉伐吳王濬出江四王濬下巴蜀遂克吳。高宗南渡兀朮常犯順窺邊矣韓忠武以八面控扼而敗之於黃天蕩高宗建炎四年虜入寇益兵儀真勢接建康兀朮軍其南韃踈軍其北韓世忠提海艦接戰相待四十八日敗虜於黃天蕩。再以鐵綆鈎其船於金山而兀朮遂遁建炎四年時虜入寇兀朮遣使與世忠約戰世忠募舩百餘艘進泊金山下命工鍛鐵相聯為長綆貫一大鈎授軍之強健者分海舩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拽一舟而虜不得渡兀朮遁走。逆亮嘗欲投鞭而渡矣虞忠肅屬氏兵於采石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逆亮親統御軍必欲由采石而渡執紅小旗麾[illegible]渡江時主權所留水軍軍船咸在淮提舉張振王琪任責虞允文自建康使人督之振琪徐出列于江岸賊見大驚

我軍用海鰍船迎擊虜舟沉溺其回者亮皆殺之遂不能濟允文舟以捷聞再以輕船拒之於楊林而逆亮遂驚虜舟往来望見車船遽却我軍復以海鰍船先往北岸截楊林度以用弓射之虜兵棄船上岸悉陷泥而斃未幾虜酋殺亮是知江之當守而又知守之之備也。必操舟若神緩急可使毋為應故事而已必入水如覆慓悍可用毋但厠軍籍而已。王羲之與殷浩書曰今軍敗於外糧竭於内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若還保長江且知天塹以限南北者在是淮泗皆不及於江也及與會稽王昱牋則曰宜令廣陵許昌譙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為不可勝之基何也蓋殷浩居元戎之任當率大軍保江以固國而淮北諸軍乃當内徙守淮以成首尾之勢爾。江流上下昔楚之興也國於鄢郢而守黔中巫郡兼江漢之險而有之故以區區之國而常與齊秦爭衡及三國而後海内之地分為南北故必都秣陵備淮甸以掎角北寇然則國之安危繫於上流而已蓋宗廟社稷雖具在建鄴而平居無事千官六師供億無量則轉輸之利固繫於上流一旦有警旌旗舳艫四面赴救則犇輸之勢又繫於上流故兩朝六姓其強弱之衛與興亡之所由顧上流施設如何耳。且

大江之南地形延袤可撓之處不一備東則敵必撓我之西備西則敵
必撓我之東隨處施設則兵分而力弱苟失於彌縫則隙多而寇至昔
紀陟聘魏文帝問吳之戍備幾何曰自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
道里甚遠難爲固對曰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
六尺之軀其護風寒亦數處爾如此則上流所備可得而言矣。夫荊
湖之地爲州十一而其鎭則江陵武昌是也。京西道爲州者八而其
鎭則襄陽是也。江西道爲州者十而其鎭則九江是也。凡畫野分
州必據其津塗而扼其喉衿今之所謂險要必爭之地者不過江陵武
昌襄陽九江是也。江水源於岷山下夔峽而抵荊楚則江陵爲之都
會故諸葛亮謂荊南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達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
之國也。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爲之都會故庾翼謂
襄陽西接梁益與關隴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方城險峻土沃田良
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據下流者也。沅湘
衆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爲之都會故吳太守常都於此而

東晉宋齊梁陳之際號稱盛府者此也○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浩瀚呑納而匯於湓口則九江為之都會晉人以謂潯陽北撫群蠻西連荆郢亦藩任之要者此也○今守江陵則可以開蜀道守襄陽則可以援川陝守武昌九江則可以蔽全[吳]夫[蜀漢]吳楚併而為一則東西之守亦固矣○東南進取東晉自庾氏經營征伐皆不能以有成其故可考也○謝安父子乘符堅傾敗之餘圖之如恐不及至於渡河入鄴可謂有其釁矣而訖無尺寸之得○宋元自以為富強結戍兵於元魏擅道濟再行無功諸將皆以敗繼敗而胡馬遂至於瓜步○[梁武]遣[魏]世之亂陳慶之以數千兵入洛而嵩高之襲幾至殲盡及貪河南之地納叛將而棄鄰睦而身國顛覆○[陳宣]稍闢土宇於[北齊]旋失淮泗於[後周]雖以桓温劉裕非常之才度越歷代諸將而温伐符犍討慕容皆幾成而敗裕平[南燕]滅[姚秦]其績偉矣亦既得而復失由是觀之則東南用兵之勢亦可見矣○自古用國於東南者固本而後可以有為養威而後可以乘時陸抗有言曰苟無其時雖復大聖亦其養威自保不可輕

動

户口類

三皇以前尚矣靡可得而詳也孔子稱堯曰大哉舜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故君臣歌德含氣之類各得其宜禹平水土為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三塗山之會諸侯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萬國男女耕織不奪其時故公家有三十年之積私家有九年之儲及其衰也棄稷不務續有二窮孔甲之亂遭桀行暴諸侯相兼逮湯受命其能存者二千餘國方於塗山十損其七其後紂作淫虐厚賦以實鹿臺大斂以積巨橋人庶苦而無憀天下去之逮周武王致商之罪罔有敵於我師一戎衣天下大定垂拱而天下治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又滅湯時千三百國人衆之損亦如之周公相成王致理刑措人口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此周之極盛也及昭王南征不還穆王荒耄加以幽之亂平王東遷三十餘年莊王十三年齊桓公二年五千里外非天子之御自太子公侯以下至

于𢑱人凡千二百八十四萬一千九百二十三人其後諸侯相併尚有千二百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更相征伐奔走不保社稷者不可勝數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至于戰國存者十餘於是縱橫短長之説相奪於殘人詐力之兵動以萬計伊闕敗斬首者二十四萬長平之戰血流漂鹵周之列國唯秦楚燕而已齊及三晉皆以篡亂衛維得存不絶如綫然考蘇張之説計秦及山東六國戍卒尚餘五百餘萬推人口數尚當千餘萬秦兼諸侯所殺三分居一猶以餘力北禁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阿房驪山七十萬三十年間百姓死没相踵于路陳項又肆其酷烈新安之坑二十餘萬彭城之戰睢水不流

漢高帝定天下人之死傷亦數百萬是以平城之卒不過三十萬方之六國十分無二孝文偃武修文與人休息常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産吾奉先帝宮室恐傷民之力孝景承平賦役減省三十而稅一人人自愛每有詔命須下閭里雖曰戴老扶疾策杖

以聽之思一見太平至武帝元狩中六十餘年人衆大增太倉之粟紅腐而不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校孝武帝秉其資畜乃厲兵馬以攘戎狄廓地遐廣征伐不休十數年間天下之衆亦減半矣末年追悔故下哀痛之詔封丞相富民侯昭宣之後罷戰務農戶口漸益至孝平元始二年人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漢之極盛也及王莽簒位續以更始赤眉之亂率土遺黎十纔二三

後漢光武建武中兵革漸息至中元二年戶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明章之後天下無事務在養民至于孝和人戶滋殖桓帝永壽三年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靈帝遭黃巾為寇獻帝遇董卓稱亂大焚宮廟刼御西遷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內荒殘人戶所存十無一二

魏武據中原劉備割巴蜀孫權盡有江東之地三國鼎立戰爭不息及

平蜀得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通計戶
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除平
吳所得當時魏氏唯有戶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
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一

晉武帝太康元年平吳收其圖籍戶五十三萬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
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後宮五千餘人九州攸同大抵編戶二百四十
五萬九千八百四口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此晉之極盛
也

宋武帝北取南燕平廣固西滅後秦平關洛長河以南盡為宋有帝素
節儉有司嘗奏東西堂施局腳牀用銀塗釘帝以為費使用直腳牀釘
用鐵公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金玉之費文帝勵精臨人江
左數代帝王莫及所以稱元嘉之理此前漢之文景焉既而國富兵強
更務經略元嘉二十七年後主太武帝以數十萬之衆南伐河上屯戍
相次覆敗魏師至瓜步而還宋之財力自此衰耗今按本史起孝武大

明八年戶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萬五千五百一

齊氏六王年代短促其戶口未詳

梁武之初亦稱為理及精華耗竭貪地邀功侯景逆亂竟以幽斃元帝暴虐骨肉相殘總及三年便至覆滅墳籍亦同灰燼戶口不能詳究

陳武帝荆州之西既非我有淮淝之內力不能加宣帝勤恤人隱時稱令主閱其本史戶六十萬而末年窮兵黷武遂爭經略吳明徹全軍隻輪不返銳卒利器從北殲焉至後主滅亡之時隋家所收戶五十萬口二百萬

後魏起自陰山盡有中夏孝文遷都河洛定禮崇儒明帝正光以前時惟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太康倍而餘矣及爾朱之亂政移臣下或廢或立甚於奕碁遂分為東西二國皆權臣擅命戰爭不息人戶流離官司文簿又分散矣今按舊史戶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八

北齊承魏末喪亂與周人抗衡雖開拓淮南而郡縣褊小文宣受禪性多暴虐而能委政宰輔楊遵彥十數年間亦稱為理故其時以為主昏

於上政清於下及武成後主俱是僻王至崇化三年為周師所滅有户
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一千萬六千八百八十
後周閔明二主主祭而已俱以弑崩武帝誅戮權臣有覽庶政恭儉節
用考覈名實五六年內平蕩燕齊嗣子昏虐亡不旋踵按大象中有户
三百五十九萬口九百萬九千六百四
隋文帝始以外戚遂受託孤不踰數年便享大位克勤理道克儉省費
至於六宫之內常服浣濯之衣乘御故弊隨令補用非享燕所食不過
一肉有司常進乾薑用布袋盛帝以為費大加譴責後進香藥復以氊
袋盛因遣所司以為後誡其時宇內稱理倉庫盈溢至開皇九年平陳
帝親於朱雀門勞師行賞自門外列布帛之積園於南郭以次頒給所
費三百餘萬段而不加賦於人煬帝大業二年户八百九十萬七千五
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此隋之極盛也承其全
實遂率蕪淫登極之初即建洛邑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導洛至河及淮
人引沁水達河北通涿郡築表城東西千餘里皆徵百萬餘人丁男不

充以婦人兼役而死者太半及親征吐谷渾駐軍青海遇雨雪之卒死
者十二三又三駕東征遼澤皆興百餘萬衆餽運者倍之人逆徵數年
之賦窮侈極奢舉天下之人十分九為盜賊身喪國滅實自取之蓋資
我唐之速有天下也

唐貞觀戶不滿三百萬三年戶部奏中國人因塞外來歸及突厥前後
降附開四夷為州縣獲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十四年侯君集破高昌
得三郡五縣二千二城戶八千四十六口萬七千三十一焉千三百疋
永徽元年戶部尚書高履行奏去年進戶一十五萬高宗以天下進戶
既多謂無忌曰比來國家無事戶口稍多三二十年足堪殷實因問隋
有幾戶履行奏隋大業中戶八百七十萬今戶三百八十萬顯慶二年
十月日上幸汝州問中書令杜正倫曰此間田地極寬百姓太少因又
問隋有幾戶正倫奏大業初有八百餘萬戶末年離亂至武德有二百
餘萬戶總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勣破高麗國虜其王下城百七十戶六
十九萬七千二百配江淮以南山南京西初自貞觀以後太宗勵精為

理至八年九年頻至豊稔米斗四五錢馬牛布野外戶動則數月不閉至十五年米每斗直兩錢麟德三年米每斗直五文永淳元年京師大雨饑荒每斗四百錢加以疾疫死者甚衆。武太后孝和朝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恣情奢縱造罔極寺太平觀香山寺昭成寺遂使農功虛費府庫空竭矣睿宗景雲初又造金仙玉真二觀補闕辛替否上書極諫不從開元四年山東諸州大蝗八年天下戶口逃亡色役偽濫朝廷深以為患九年正月監察御史宇文融陳便宜奏請檢察偽濫兼逃戶及籍外賸田於是令融充使獲偽勳及諸色役甚衆加朝散大夫融奏置勸農判官長安尉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往天下所在檢責田疇招攜戶口其新附客戶則免其六年賦調但輕稅入官陽翟縣尉皇甫憬左拾遺楊相如並上疏盛陳煩擾不便寬等皆當時才彥使還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憬遂貶為衢州盈川尉融拜御史中丞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齊穀斗至五文自後天下無貴物兩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麵三十二文絹一疋二百一十下文東至宋汴西

至峽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溢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里謂之驛驢南詣荆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適數十里不持寸刃二十年户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天寶元年户八百三十四萬八千三百九十五口四千五百三十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二自十三載以後安禄山為范陽節度多有進奉駝馬生口不曠旬月郡縣供熟食酒肉草料楊國忠任用之後即與蠻王閣羅鳳結釁徵關輔河南京兆人討之去者萬不一全連枷赴役郡縣供食於是當路店肆多藏閉以懼撓亂驢馬車牛悉被虜奪不酬其直數年閒因漸減耗十四載管户總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管口總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十此唐家之極盛也

國朝太祖建隆元年吏部格式四千户以上為望三千以上為緊二千户以上為上千户以上為中不滿千户為中下自後三年一度户口升降開寶九年户三百九萬五百四太宗至道三年户四百一十三萬二

千五百七十六[眞宗]天禧五年戶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仁宗]天聖七年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至嘉祐八年戶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一十一[英宗]治平三年戶一千二百九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一神宗熙寧十年戶一千四百二十四萬五千二百七十（並會要實訓所載不同又景德四年丁謂言今戶七百四十一萬餘此咸平六年增五十五萬餘）寶元初[仁宗]御邇英閣讀正說養民篇見歷代戶口登耗之數帝謂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梅詢曰眞宗所作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戶口充羨賦歛無藝則版圖衰減自[五季]之後生齒彫耗[太祖]受命而[眞宗]休養百姓天下戶口之數蓋倍於前矣○南豐曾鞏嘗考[藝祖]之事以爲[唐]天寶十四年天下戶口八百九十一萬[藝祖]元年戶九十六萬天下既定戶三百九萬元豐二年戶一千三百九十一萬[皇朝]戶口之數其遠過於[唐]者蓋未嘗興一暴役加一橫賦聖人之於民必有休養生息之恩而後能致民俗蕃阜之盛天地之氣與時遲遷而日盛於東南故東南民籍以今準昔乃爲特盛[漢]元始間天下戶口千一百萬而東南戶口當

十之一至東漢建康中乃當天下十之二又後而至西晉之太康當天下十之三又後而至唐之開元過天下十之四又後而至國朝之元豊乃當天下十之五

版籍類

周官

天官小宰八成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司書三歲大比夫家之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地官大司徒掌土地之圖人民之數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也如是及亂君之為政也戶口漏於圖板避役逋逃者有之於是姦心生而偽端作矣通典

漢興蕭何收秦丞相府御史圖書藏之高祖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以何得秦圖書也他日高帝過曲逆曰壯哉縣顧問御史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戶非有圖書可考御史其能言詳乎下至宣帝時王成以

為增戶口而獲賞是殆無版籍之可據也光武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
天下郡國如是之廣今始得其一子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東晉桓溫
以人無定本為庚戌土斷以一其業安帝時劉裕再申行庚戌土斷之
科自咸和初蘇峻作亂版籍焚燒至梁武帝時晉代舊籍並在謂之晉
籍有東西二庫宋元嘉二十七年立七條之科至于齊東堂校籍置郎
令史以掌之而簿籍至此大壞矣齊高帝時虞玩之上表曰令戶口多
少不減元嘉而板籍頗闕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為正後魏無鄉黨之
之民多隱冒李冲上言立鄉黨鄰三長定民戶籍公私從之唐制百戶
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隣五家為保每里置正一人按比戶口又正天
下戶凡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十一留縣一送州一送戶部儀鳳三
年勑自今以後省黃籍及州縣籍也通典

國朝

太祖建隆元年有司請據諸道版籍之數總九千六萬餘戶此國初版
籍之數也四年詔曰蕭何入關先收圖籍沈約為吏手寫簿書自今無

版籍處便仰置造不得頻擾乾德三年張澹上井田制度戶口沿革數

太宗至道元年詔復天下郡國戶口板籍（自唐末四方兵起版籍亡失故戶口莫得而知至是始復）

[illegible]咸平五年詔三司取天下戶口數置籍校定以聞景德二年令三司每歲校天下稅帳登耗以聞天禧二年減諸州府帳目並從簡併勿務滋章四年范雍請遂州選官專管帳以為勞績從之景祐元年造五等丁產簿并丁口帳

輿地圖類

前漢收秦圖書

沛公至咸陽蕭何先人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

光武披輿地圖

光武披輿地圖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一

宋朝輿地圖

輿圖之有益於人之國也尚矣創業之初有益於平定守成之後有益

於備禦其在中興則又有並於恢復舊物者也江南之圖上於盧多遜則收復之功成[長編開寶六年盧多遜使江南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先以江南諸州願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與之於是江南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多遜盡得之矣歸即言江南衰弱可取狀上始有意大用]夔州之圖出示劉鋹則削平之策定[編年乾德三年王師克夔州初上以地圖示劉鋹劉鋹束手就擒太宗皇帝聖略勃興吳越并汾相繼納款車書混一總被毀激圖籍所列府州軍監凡二百九十有五縣一千一百三十有一而化外羈縻之州不與焉]或閏年而圖民籍或十年而圖地形上之職方如指諸掌[咸平四年吳淑言諸路所納閏年圖當在職方所掌近者並納儀鸞司伏以天下山川險要皆王室之蘊奧故周禮職方掌天下圖籍又詔士訓以夾王車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由是周之險要豈可忽而不顧欲請令以今閏年圖並上職方又州郡地里犬牙相入向者圖畫三州地形則可以付合他郡望諸路每十年各畫本路圖上職方所貴天下險要不窺牖而可知九州輪廣如指掌而斯在從之]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玁狁匪茹整居焦穫盖天人共厭之四牡龐龐駕言徂東則今日事也

群書考索卷六十三

（前集）

群書考索卷六十四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地理門

田制類

黄帝

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則井田之原其來遠矣

唐堯

堯遭洪水天下分絶使禹平水土別九州

冀州土白壤無塊曰壤　田中中田第五

兖州土黒墳色黒而墳起　田中下田第六

青州土白墳　田上下田第三

徐州土赤埴墳土粘曰埴　田上中田第二

揚州土塗泥 地泉濕　田下下 田第九

荊州土塗泥　田下中 田第八

豫州土惟壤下土墳壚 壚疏也　田中上 田第四

梁州土青黎 色青黑沃壤也　田下上 田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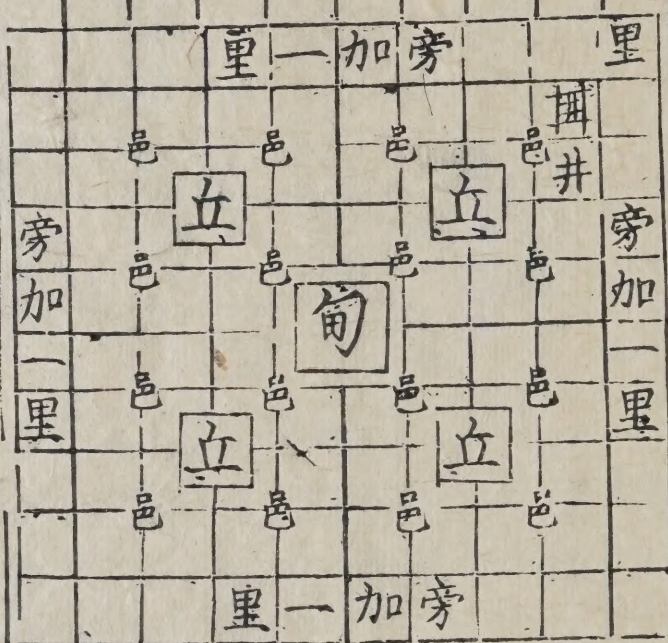
雍州土黃壤　田上上 田第一

虞夏殷三代

凡一千餘載其間定墾書冊不存鄭康成云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古先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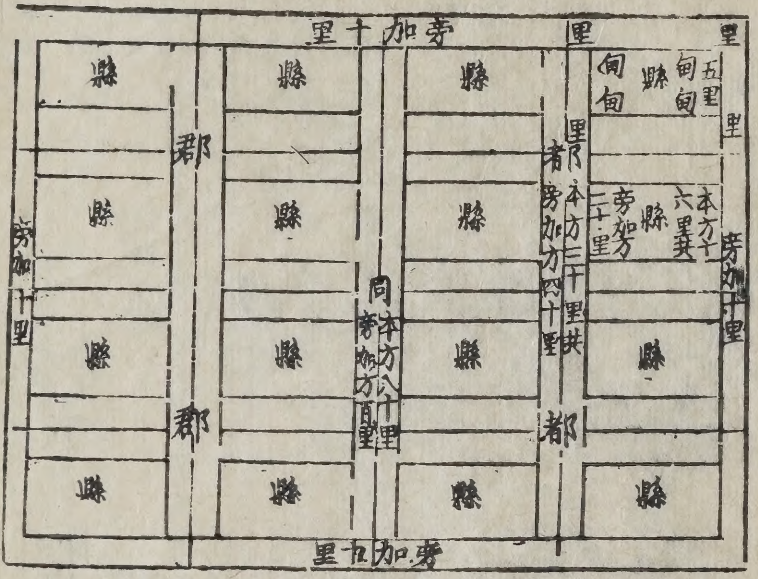
周井田之制

六尺為步百步為畝百畝為夫三夫為屋三百畝三屋為井九夫九百畝十井為通九十夫九十畝十通為成百井九百夫九萬畝十成為終百通千井九千夫九十萬畝十終為同百成千通萬井九萬夫九百萬畝十同為終千成萬通十萬井九十萬夫九千萬畝十封為畿百同千終萬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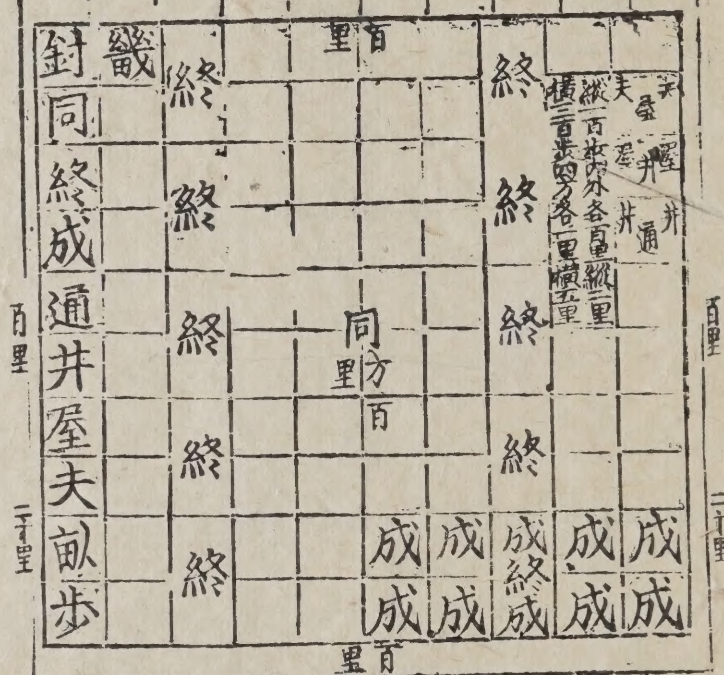
四丘為甸圖

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井為邑為方一里者四計三十六夫。四邑為丘方四里方一里者十六計十六井百四十四夫。以四丘為甸則為方八里然旁加一里故方十里甸之八里開方計之八八六十四故六十四井井九夫故五百七十六夫出四旁加一里者四計三十六井井三百二十四夫以治洫餘準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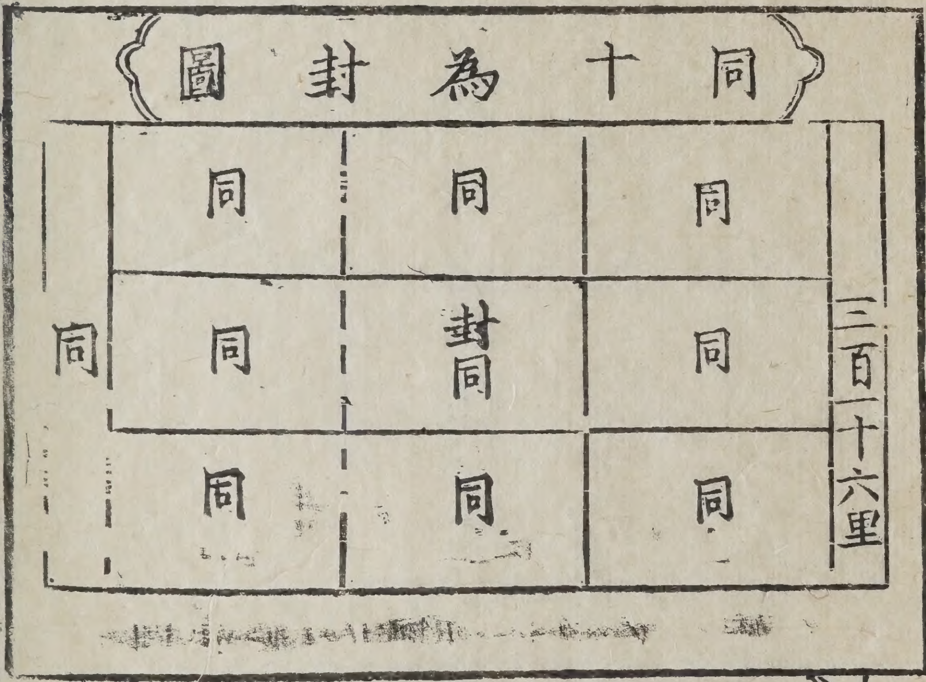
四都為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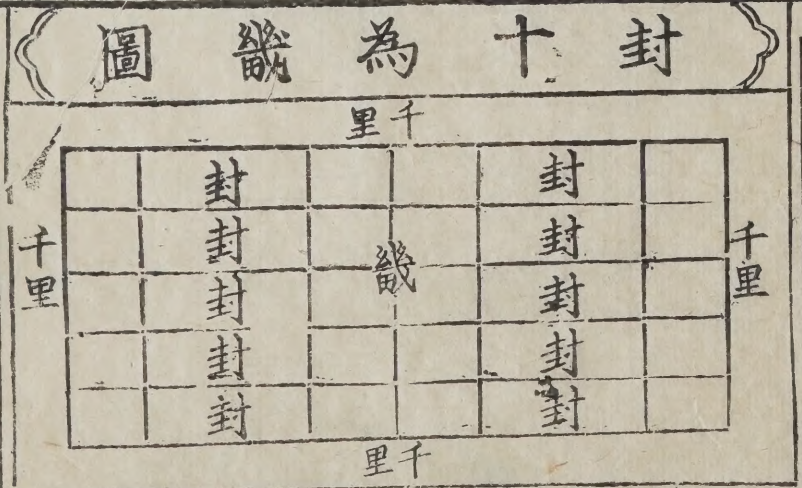
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四都為同。四甸為縣本方十六里并旁加四里得方二十里縣三十六里計二百三十六井二千二百卌四夫出田稅旁加者治洫四縣為都方三十二里并旁加八里得四十里都之三十二里計一千二百十四井九千二百十六夫出田稅旁加者治洫四都為同本方八十里四千九十六井并旁加二千三百卌四井計六千四百井而鄭氏乃云積萬井康成之說只據匠人百里為同同閒有澮分四都井夫出稅治洫之外將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未審此項井夫在何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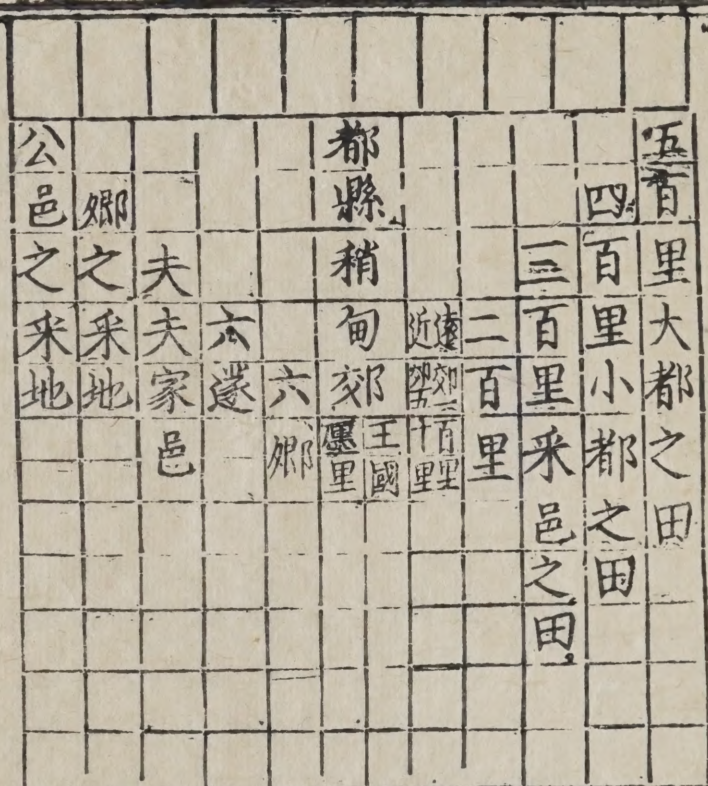
終十為同圖

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治澮





十萬并九十萬夫三分去一除三萬六千井實計六萬四千井六十四萬夫之地



國郊甸稍縣都圖

鄭云任近郊之地家邑小者大都之田乃在三百里至五百里以近而狹者祿致仕之臣遠而廣者祿公卿大夫及子弟則是致仕之臣其祿少公卿大夫及子弟其祿多也鄭氏謂三等采地皆有致仕之田與公卿大夫子弟地相埒恐先王之法不然士之受田寡而近地為可容故任之於近郊公卿夫夫之田多非遠地不可故任之於縣疆

畫野為井

周禮地官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鄭司農注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皐者也元謂隰皐之地九夫為牧二牧當一井今始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提謂之井牧九夫為井田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邑丘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為除水害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以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稅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三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

者四之一其制五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于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國稅入于王地事謂農牧虞衡也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三百人十終為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或曰文王在岐作司馬法及周公攝天子位從而增損之以為周禮。賈公彥曰齊穰苴作司馬法至齊威王大夫等又附於穰苴。賈公彥曰井十五通十井之內有九十夫之內而止云三十家者蓋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唯有六十夫地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唯有三十家使出馬一匹士徒三十家共出三人通十為成一成之內有九百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不易二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故一成惟有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下皆倣此大率三十家出一馬二士二徒當以類推

百乘千乘萬乘之別

故丘有戎馬一疋牛三頭甸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匹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疋車千乘此謂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内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疋兵車萬乘戎卒士十二萬人撥故曰萬乘之主

任民之法

小司徒之職乃内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前漢志曰周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

為廬舍詩曰田中有廬疆埸有瓜是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
百畝農民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孟子曰餘夫二十五畝亦以口受
田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若山林藪澤等地丘以肥磽為差
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在野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
巷春將出民里胥坐於右塾入者必持薪樵冬民既入女人同巷相從
夜績女工○薛士龍曰班固既有此言而何休注公羊范甯解穀梁趙
岐注孟子皆以為然於理則不通何者言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則中
央百畝共為公田不得家取十畝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為屬公
矣何得更以二十畝為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
分百畝自治之也若家得百畝自治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為廬
舍則二畝半亦入私矣何得謂八家皆私百畝此俗儒之謬○周禮上
地家七人而王制孟子則上食九人其次八人中地家六人而王制孟
子則中食七人其次六人下地家五人而王制孟子下食亦五人蓋先
王之於民養之欲其富保之欲其安故家七人者必授以九人之上地

家六人者必授以七人之中地下地則以地稱人而已凡欲下地之民生齒之繁以及中上者而後無慊此富而庶之術也

任田任地之法

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旣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按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杜子春以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鄭康成以二百里為甸地三百里為稍地四百里為縣地五百里為疆地(周禮亦曰五百里為都)。載師戢曰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遂以分田里夫一廛是也)以場圃任國地以宅田(致仕者受)圭田(仕者即受圭田)賈田(賈人所受)任近郊之地以官田(庶人在官者受之)賞田(賞賜之田)牛田牧

田【縣人所受】任遠郊之地【去國五十里為近郊一百里為遠郊置大鄉萬二千五百家自陽面至牧日皆六鄉之外餘地也】以公邑之田任甸地【置六遂萬六千五百家以為公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小大夫家邑也】以小都之田任縣地【卿之采地】以大都【公之采地】之田任疆地。疏曰王國九里【興命】疏云方二十里去國五十里曰近郊一百里曰遠郊【其四同之地】置六鄉去國二百里曰甸【十二同之地】置六遂餘為公邑去國三百里曰稍【二十同之地】其中五十里之國六十三為大夫家邑餘為公邑去國四百里曰縣【二十八同之地】其中七十里之國二十一為卿之采地餘為公邑去國五百里曰都【三十六同之地】其中百里之國九為公之采地餘為公邑出租稅納王由此觀之公邑有四而載師特曰公邑之田任甸地者言公邑始立於此也盖公邑甸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甸至縣使大夫治之鄙使下士治之】。遂人治野分為九等上上田百畝無萊上下田萊二十五畝上中田萊五十畝此舉上地之上也中上萊七十五畝中中萊百畝中下萊百二十五畝此舉中地之中也下上萊百五十畝下中萊百七十五畝下下萊二百畝此舉下地之下也若夫司徒造都鄙不易家百畝舉上上也一易家二百畝舉中中也

再易家三百畝舉下下也亦以九等為率蓋大司徒與遂人其法一同皆以二十五畝推之曰無可疑者而說者自見其同異耳唐○周禮於都鄙言易不易者地事也於鄉言所食者地利也於遂言地田萊者地力也都鄙以為政故以地事言之鄉以人為主故以地利言之遂以地為主故以地力言之惟遂人上地有萊五十畝為異於鄉與都鄙以鄉之地狹於遂而都鄙之地又輕於遂故也 禮書

鄉遂異同

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也 一鄉 遂人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 六遂 也。一鄉五州二十五黨百二十五族五百閭二千五百比自比長下士以上其官三千一百五十六鄉之官凡一萬八千九百二十六一遂五縣二十五鄙百二十五酇五百里一千五百鄰自里宰下士以上其官六百五十六六遂之官凡三千九百三十六總一萬三千二百七十

二人學者圖穎財不足以祿之蓋王析受天下之財貢六鄉六遂乃軍
之所在而邦家之本繫焉是雖祿養之繁先王不以爲費也遂官各降
鄉一等故鄉大夫卿而遂則中大夫州長中大夫而縣則下大夫其官
亦降焉故州謂之長而縣與黨同謂之正黨謂之正而鄙與族同謂之
師以至在鄉者謂民則以禮義爲之主故鄉大夫待之以教法在遂者
謂之甿則以事功爲之主故遂大夫齊之以政令自相保至相賓鄉遂皆然而遂獨不言者
鄉以教爲主遂以耕爲主故也鄉學加遂一等故謂之庠庠者養也所以養人材遂學
降鄉一等故謂之序序者射也所以敎藝事凡此鄉遂之辨也夫鄉遂
雖有內外之別然遂之相保相賙相葬相賓不異於鄉鄉之相糾不異
於遂鄉之田法同於遂遂之軍法同於鄉先王之於家旣以五家爲比
爲鄰積而上之至於萬二千五百家爲鄉爲遂其於人也旣以五人爲
伍爲兩積而上之至於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而又十家爲聯以聯其居
十人爲聯以聯其事鄉則聯之以八里如此則居作相交戰守相衛有
同心而無離德也管仲相齊使居則五家爲軌十軌爲里十里爲連十

連為鄉出則五人為伍十人為戎十戎為卒十卒為旅蓋倣先王之遺制也禮書。鄉序之制上公之國三鄉三遂諸侯之國二鄉二遂子男之國一鄉一遂書曰魯人三郊三遂魯大國也故三郊三遂太宗伯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大司馬簡稽鄉民以用邦賦則邦國亦有鄉遂明矣。按大司徒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而縫之以比閭族黨州鄉者則是比閭族黨之法通行于邦國都鄙可知矣不獨六鄉也只看軍法便可知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一軍便是王賦所供者如軍行師從鄉行旅從二千五百人為師校之五黨為州相似五百人為旅校之五族為黨相似此見是法通行於邦國都鄙之間可知矣

制鄉之法

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

受田於鄉

大司徒凡造都域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以其室數而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注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

鄉之教令

鄉師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萬二千五百家為鄉）○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各以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二千五百家為州）○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五百家為黨）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百家為族）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閭胥各掌其閭之政令（二十五家為閭）凡春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其法書其敬敏任卹者○比長各掌其比之治

制遂之法

遂人掌邦之野注曰郊外曰野此野謂甸稍縣都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此管反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封之注曰鄰里酇鄙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異其名亦相變爾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

受田於遂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注萊謂休不耕者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田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居也玄謂廛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六遂之民各受一廛雖上地之有非所以饒遠也

遂之教令

遂人掌邦之野注郊外曰野五縣為遂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鋤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強予任甿以土均平政注變民言甿異內外也甿猶懵懵無知貌也致猶會也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劑為率謂可任者家二人樂昏勸其昏姻強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政讀為征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

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今在所可耕者周知其數而任之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教稼穡以稽其功事正歲簡稼器修稼政。縣正掌其縣之政令五鄙為縣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趣其稼事而賞罰之。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五酇為鄙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媺惡而誅賞。酇長各掌其酇之政令四里為酇以時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工。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注二耜為耦兩人相助耦而耕隣長五家為隣相糾相受

不妨農時

夏官司馬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蒲末反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因以蒐田。左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

不廢農力

記曰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勸之使耕

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神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

驅之使耕

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收其賦稅師凡無職事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槨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貸斂以時

地官旅師掌聚野之鋤粟屋粟間粟注野謂遠郊之外也鋤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屋粟也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間粟間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也間音閑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注以質劑致民案八稅者名會而發之興積所興之積爲三者之粟也

其政令者皆以國服為之息而音若績子賜反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

遷徙有法

地官比長五家為比鄉老之屬各掌其比之治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注徙謂不便其處也或國中之民出徙于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從而賦所處之吏明無罪惡若徙于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注謂出居異鄉也授之者有節乃達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內之注鄉中無授出鄉無節過所則呵問責之以圜土者獄之也呵呼何反為鄰長五家為隣遂人之屬掌相糾相授徙于他邑則從而受之以旅師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伐以地之媺惡為之等注新甿新徙來者也治謂有所己求者也使無征役復之也以地媺惡為之等七人以上授以上地六口授以中地五口授以下地

緩急相親閭

族師以邦比之法率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登校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交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罪奇衺則相及

有無相濟

鄉師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注吉服者祭服也凶服者弔服也比長主集為之祭器者簠簋鼎俎之屬閭胥主集為之喪器者夷槃素俎楬豆輁輴之屬族師主集為之民所以相共也射器者弓矢福中之屬黨正主集為之為州長或時射於此黨也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州長主集為之為鄰長夫或時賓賢相於此州也吉器若閭祭器者也凶器若族喪器者也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者鄉人共[illegible]此四者為州黨族閭有故而不共也此鄉器者皆使之相共則民無廢事上下相補則禮行而教成隣長之屬遂人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長短使相補助

諸儒言井田不同

鄭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別而其名與采邑同匠人有畎遂溝洫澮之別而多寡與遂人異故言采地制井田鄉遂公邑制溝洫又謂鄉遂公邑之吏或從民以公使不得恤其私諸侯專國之政或恣為貪暴稅民無藝故畿內用夏貢法邦國用商助法賈公彥之徒遂以載師自國中園廛以至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用貢而無助以明鄉遂為溝洫而已然先王之為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

同田所居同壘所服同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遂六軍之所寓豈可受之田而不為井乎大田之詩言曾孫來止所欲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于上帝而歌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為耦周官遂人言興鋤旅師有鋤粟比鄉遂井田之事鄭氏以鄉遂無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井之法釋旅師是自爽也孟子曰鄉田同井請野九一而助則鄉遂之為井田可知也薛季泰伯曰司馬法與周禮其言頗異意者文王在岐作司馬法及周公攝天子位從而增損之以為周禮乎當以周禮為定司馬法有步畮夫屋井周禮如之但不別為屋爾司馬法十井為通十通為成周禮則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一甸旁一里為成司馬法十成為終十終為同周禮則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旁加十里為同又司馬法止為一制無遠近之殊周禮則三百里以外都鄙為井田二百里以內鄉遂為十夫百夫千夫萬夫則是殊制矣故當以周禮為定

群書考索卷六十四

群書考索卷六十五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刋行
縣丞管韶校正

○地理門

田制類

宣公稅畝

宣公十五年初稅畝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稅其畝是十取其二矣

滕文公問井地

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孟子對曰經界不正則井田不均井田不均則穀祿不平於是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魏文侯數民力田

李悝為魏文侯盡地力之數而田是富

秦孝公廢井田

孝公用商鞅以三晋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木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晋之人務本於内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開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孝公十三年之制）數年之間國富兵強。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能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粕有國強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

漢因秦制

高祖因秦之制無復古法建都之初召天下名族與之關中田宅蕭何為相請苑為民田而下獄

文帝開籍田

文帝因仍除租勸農之詔無歲無之然豪強占田踰多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説而輸豪強太半之賦官惠擾於三代豪強酷於亡秦不正其本而除田租適以資富強也。孝文時民近戰國多背本趨末賈誼勸上驅人歸農帝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晁錯曰農夫五口

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
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
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
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
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
賣田地鬻子孫以償債者矣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
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帝從之其後務勸農本
食廩充實

景帝徙民寬地

孝景元年制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絕天命朕甚痛之郡國或
磽陿無所農桑擊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
徙寬大地者聽之後元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
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眾農民寡也
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植可得衣食物

武帝限田代田

仲舒說上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竟不能用元狩三年遣謁者勸種宿麥舉吏人能假貸貧人者以名聞及末年帝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畮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耘或耔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之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工巧奴與以人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

種養苗状民或苦少牛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過奏光
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犂率多人者田日三十晦少者十三晦以故田
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儒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令
命家田三輔公田又教邊郡及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
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昭帝流民墾田

孝昭時流民稍還田野墾闢頗有畜積

宣帝以公田假流民

孝宣帝地節三年詔曰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
食

元帝假民田地

孝元初元元年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用及苑可省者振貧民江海陂湖
園地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建昭五年詔曰方春農桑百姓戮力
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按小罪徵

召證按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
察申勑之

成帝時兼并者多

孝成帝之時張禹占鄭白之田四百餘頃他人兼并者類此而人彌困

哀帝限名田

孝哀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孝文
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師以節儉民始充
實未有兼并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
數鉅萬而貧弱逾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所以有改者將以
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
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
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一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
民三十人傳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丁傅用事董
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

平帝定墾田

孝平 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二年定墾田八百三十七萬五百三十頃蓋紀漢盛時之數

王莽更名王田

王莽 篡位下令曰古者設井田則國給人足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為無道廢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於是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得入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百姓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自諸侯卿大夫至于庶人抵罪者不可勝數經二年餘中郎區博諫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已久周道既衰而人不從秦順人心改之可以獲大利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内未厭其弊今欲違人心追復千載絕跡雖堯舜復生而無百年之漸不能行也莽知人愁乃以許賣其後

百姓日以凋弊

光武檢覆墾田

後漢之初百姓虛耗率土遺黎十纔一二光武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覆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

順帝定墾田

順帝建康元年定墾田六百八十五萬六千二百七十頃五十六畝九十四步

兩漢總論

漢高帝以來不過十五稅一其後稍稍變更迨惠帝乃復其故文帝二年令民半出田租自是三十稅一武帝雖頗出地賦以給用度而獨田租無所增田租建武六年詔郡國收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其後仲長統論曰今不循古法規為輕賦一方有警將如之何二十稅一其名曰貊況三十稅一乎以是而推當是文景之法世祖中興之後復舉而行

緣漢之舊無復改名

晉武帝占田之制

晉武帝泰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巡幸帝從之苞既明勸課百姓安之平吳之後有司奏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未暇作邸當使城中有往來之處近郊有芻藁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宅一處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其官第一品五十頃每品減五頃以為差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下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小者三代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為衣食客及佃客置其官品以為差降

宋武帝定山湖之禁

宋孝武帝大明初羊希為尚書左丞祖揚州刺史西山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占山封水保為家利自頃以來

頹弛日甚富強者兼併而占賢能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實害理之深弊請損益舊條更申常制有司檢壬辰詔書擅占山澤強盜律論贓一文以上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法易致怨嗟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恒熂爈種竹木薪果為林仍及陂湖江海魚梁鰌鮆常加工修作者聽不追舊官品第一第二品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先以占山不得更占先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論除晉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

宋武帝墾起湖田

時山陰縣人多田少孔靈符表請徙無貲之家於餘姚鄮鄞三縣墾起湖田帝令公卿博議咸曰夫訓農修政有國所同土著之人習翫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徙居他縣尋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

為無處又緣湖居人魚鴨為業小人習始既難勸之未易遠廢之時方
翦荊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徙粗立徐行無晚帝違衆議徙人並成
良業

宋文帝均田之制

九年下詔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
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
再倍之以供耕休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
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
雖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
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
依法課蒔榆棗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
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為代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
無受無還不足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
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

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殘疾無受田者年十五以
上及疾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
亦授婦田諸還受人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
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蒔後
有來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
桑田為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
此為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
處不得無故而移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為居室奴婢五口
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
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地畔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
貧後富再倍之田倣此為法諸遠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
為公田以供受授受授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臣
之官各隨匠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
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田制給授田令

依〔魏〕朝每年十月普令轉授成丁而授丁老而退不聽賣易文〔宣帝〕大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寬鄉以處之〔武成帝〕河清三年詔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人農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布田畝桑蠶之月婦女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考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人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人無游手又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方之外三十里內為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戶執事官一品以下逮下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以下羽林武賁以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為永業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上至庶人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

數與者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牛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其田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株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上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

後周創六官均田里

後周文帝霸政之初創制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口五以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

隋文帝永業露田職分田公廨田墾田之制

隋文帝令自諸王以下至於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百頃少者至三十頃其丁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至五品則為田三頃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為差至九品為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用開皇九年任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開皇十二年文帝以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

食不給議者咸欲就寬鄉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至大業中天下墾田五十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頃

唐口田分業

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老男篤疾廢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三十畝先永業者通充口分之數黄小中丁男女及老男篤疾廢疾寡妻妾當户者各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應給寬鄉並依所定數若狹鄉新受者減寬鄉口分之半其給口分田者易田則倍給其永業田親王者頃職事官田一品六十頃郡王及職事官從一品各五十頃國公若職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頃郡公若職事官從二品各三十五頃縣公若職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頃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侯若職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頃伯若職事官從四品各十頃子若職事官正五品各八頃男若職

事從五品官各五頃上柱國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尉飛騎尉各八十畝雲騎尉武騎尉各六十畝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職事給兼有官爵及勳俱應給者惟從多不並給若當家口分之外先有地非狹鄉者並即廻受有賸追收不足者更給諸永業田皆傳子孫不在收受之限即子孫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每畝課種桑五十根以上榆棗各十根以上三年種畢鄉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樹充所給五品以上永業田皆不得狹鄉受任於寬鄉隔越射無主荒地充其六品以下永業即聽本鄉取還公田充願於寬鄉取者亦聽應賜人田非指的處所者不得狹鄉給其應給永業人若官爵之內有解免者從所解者追其除名者依口分例給自外及有賜田者並追若當家之內有官爵及少口分應受者並聽回給有賸追收其應官爵應得永業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子孫不合追請也諸襲爵者惟得承父祖永業不合別請若父祖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減始受封者之半給其州縣

縣界內所有部受田悉足者爲寬鄉不足者爲狹鄉諸狹鄉田不足者
聽於寬鄉遥受應給園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給一畝每三口加一畝
賤口五口給一畝每五口加一畝並不入永業口分之限其京城及州
縣郭下園宅不在此例諸京官文武職事職分田一品一十二頃二
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四品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
頃五十畝九品二頃並去京城百里內給其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
職分田亦准此即百里外給者亦應諸州及都護府親王府官人職分
田二品一十二頃三品一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七品四
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十畝鎮戍關津嶽瀆及在外監官五品五頃
六品三頃五十畝七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五十畝三衛中郎將
上府折衝都尉各六頃中府五頃五十畝下府及郎將各五頃上府果
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畝下府三頃上府長史別將各三頃中府
下府各二頃五十畝親王府典軍五頃五十畝副典軍四頃千牛備身
左右太子千牛備身各三頃諸軍上折衝府兵曹二頃中府下府各一

頃五十畝其外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帥一頃隊正副各八十畝皆於
領側州縣界內給其校尉以下在本縣及去家百里內領者不給諸驛
封田皆隨近給每馬一疋給地四十畝若驛側有牧田之處疋各減五
畝其傳送馬每疋給田二十畝諸庶人有身死家貧無以供葬者聽賣
永業田即流移者亦如之樂遷就寬鄉者并聽賣口分諸買地者不得
過本制雖居狹鄉亦聽依寬制其賣者不得更請凡賣買皆須經所部
官司申牒年終彼此除附若無文牒輒賣買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諸以
工商為業者永業口分各減半給之在狹鄉者並不給諸因王事沒落
外藩不還有親屬同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身還之日隨便先給即
身死王事者其子孫雖未成丁身分地勿追其因戰傷及篤疾廢疾者
亦不追減聽終其身也諸田不得貼賃及質違者財沒不追地還本主
若從遠役外任無人守業者聽貼賃及質其官人永業田及賜田欲賣
及貼賃者皆不在禁限諸給口分田務從便近不得隔越若因州縣改
易隸地入他境及犬牙相接者聽依舊受其城居之人本縣無田者聽

隋縣受又田令在京諸司及天下諸府縣監折衝府鎮戍關津嶽瀆等
公廨田職分田各有差諸職分陸田限三月三十日稻田限四月三十
日以前上者並入後人以後上者入前人其麥田以九月三十日為限
若前人自耕未種後人酬其功直已自種者准租分法其價六斗以下
者依舊定以上者不得過六斗並取情愿不得抑配親王出藩者給地
一頃作園若城內無可開拓者於近城便給如無官田取百姓地充其
地給好地替天寶中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十
三畝

周世宗均田

五代周世宗嘗夜讀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政自此
始乃詔頒其圖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

本朝田制

五代方鎮割據多於舊賦之外重於取民藝祖悉皆蠲止其間或有未
均隨事敷詔罷廣南受租之大斗開元四年之詔也輕西川之折估則

開寶六年之詔也其他如勸課農桑蠲租減賦募民墾田與夫命官行均田諸道戒飭諸州物非上宜不得折配而又崇儉以化俗省費以養民斯民新脫干戈之苦而獲沾王者至仁之化雖一時田制未能盡如古者然民安隴畝得以養生送死則熙熙乎泰和成周之治也列聖嗣守此意不替百年之間海內富庶。太祖建隆初分命常參官往諸道均田。太宗謂宰相曰井田之制實經國之要道後世為天下者違井田則富貴不均朕深念黎庶雖井田之制不可卒復因時創法漸均貧富則朕別有規制終當行之以安四海。祥符六年侍御史張廓言天下曠土甚多請遣使括責真宗曰此事未可遽行今天下豪富之家田多租少貧弱之家地薄賦重須漸次改定。方仁宗之在御始詔三司定奪臣僚莊田頃畝之數以抑兼并又詔流民能耕發田者三年而後賦又詔州縣長吏能招流亡而墾田者計畝而議賞聖意蓋可想蓋自王安石創立新法元老大臣爭之而不得一時老成重厚之人皆不為之用則不免激而用新進果銳之士用散青苗也講於田也行募役也

結保甲也須方田也農民自是無安靖之日矣然觀熙寧中詔頒諸州有以稅米令民折納見錢者官吏皆抵罪而漕臣亦得奪官神宗愛民之意本自若此而安石激於一時言者之論益堅其畫而有失神宗之初心呂惠卿之徒秉間切出掊刻苛細利析秋毫往往亦非安石意然則安石得罪於神宗而惠卿之徒又得罪於安石者也。徽宗宣和中下方田令。高宗紹興元年三月詔諸路閑田甚多令守令各以所宜措畫或官耕或予民或假貸以取羸或召募以共利行經界法

諸儒論古今田制

荀悅論限田古者十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輕矣然豪富強人占田踰多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而人輸豪強太半之賦孝武時董仲舒言宜限人名田至哀乃限人名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難施行然三十頃又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不宜行於人衆之時田廣人寡苟可為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布列在豪強卒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者高祖初定天下

光武中興之時人衆稀少立之易矣

陸贄論限田

古者一夫受田不過百畝欲使人不廢田業無曠耕耘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托強家服勞終歲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私家收租一碩官取一私取十宜為占田條限此安富恤貧之善經也

崔寔言墾田

政論曰今青徐兗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廣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今宜復遵故事可徙貧民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山闢土振人之術也

牛僧孺論均田

昔周人井田之制遠而不可復漢氏名田之數踈而未可行今版籍不備遷徙無制富者得以專其利貧者不能專其業於是編戶逸為游墮良田併於豪家誠能詔天下官吏隨人所在皆備貢籍來者根其所從

去者審其方向居者詳其業族者籌其數時貢籍于縣歲貢籍于州

與縣相關然後頒限田之科重兼幷之律使公侯卿士方伯連帥下及於豪商大賈不得兼併吞以專享利若然則均田之事寓其間矣

營田屯田

募民以耕謂營田部兵以耕謂屯田自漢武經營西振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而屯田之名立至昭帝始無申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將吏屯田于張掖宣帝神爵中遣趙充國擊先零領騎留屯大獲地利遂平先零魏武以輕畧四方而若軍食不足棗祇募百姓屯田于許下得穀百萬斛蜀諸葛亮雜耕渭濱軍無私焉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吳欲廣田役乃使鄧艾屯田壽春

晉羊祜守襄陽減戍邏以墾田八百頃。東晉應詹請令東吳流民耕江酒曠田。穆帝時荀羨屯田東陽。後魏文帝籍郡縣戶十分之一以為屯田。北齊沿邊營置屯田。隋文帝以邊上轉輸勞弊長城以北令趙仲卿大興屯田

唐開元中令諸屯隸司農二十頃為一屯隸州鎮者五十頃為一屯天寶八年天下屯凡收百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自唐末中外宿兵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又募高貲使輸課佃之戶部置官領之周太祖時張凝請罷戶部營田務從之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器並賜見田者為永業悉除牛課蓋牛死而租不除民以為苦故有是令

本朝諸路惟襄定唐三州有營田務其知州并兼制營田自岐溝關君子館敗衄之後農夫失業於是以陳恕為河北轉運兼西路招置營田樊知古為河東轉運兼東路招置營田此端拱二年也景德二年詔沿邊州軍長吏兼制置營田天聖四年發襄唐二州營田務令詔無產業人請射每畝輸稅五分轉運使奏襄州務自興置以來至天聖三年所得課則比較支鹽官耕共軍員所受及死損官并諸色費用之外計侵用官錢四萬餘唐州務計侵用官錢萬四千慶曆中詔以陜西用兵軍儲未備陜西宜置營田務又令逐路都稅官司經營田以助邊計初天聖中詔流民耕廢田又詔長吏安輯流亡及墾闢荒田計數又慶曆中歐陽公請沿邊閑田人欲請佃者聽之司馬公請募民耕麟州田

群書考索卷六十六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地理門

水利類

禹分渠

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災之羨溢害中地尤甚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至底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伾於是禹以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迺釃（分也）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乂安功施于三代（前漢志）

周溝洫之法

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注同）小司徒為經之立其五溝五涂

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邑丘之屬相連以出田稅溝洫為除水害。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甸之言乘也甸方百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其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為縣方二十四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十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遂人凡治野井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注曰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

三軌。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賈正義曰鄭知遂澮溝洫然者此雖溝洫法與井田異制其遂溝洫廣深亦與井田溝洫廣深同故鄭還約匠人之法而言之也鄭知徑容千馬之等義如此者此從川上有路而差之凡道皆三涂川上之涂則容三軌道容二軌軌皆八尺其畛宜差小可容大車一軌軌廣六尺自然徑容牛馬及人之步而不容車軌也。賈正義曰萬夫者萬三十三里少半里此解經萬夫有洫之義千夫萬步萬步有三十三里百步百步是少半里以九澮總而言之則萬夫矣又十洫於南畔為橫澮則於四畔為大川此川亦人造雖無丈尺之數蓋亦倍澮此川與匠人澮水所注川者異故百里之間一川謂大川也。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遂入溝溝入洫洫入澮澮注川周田井田之法賈公行於天下內外遠近其溝洫固無異制則遂人匠人所掌其制一也說者言遂人十夫有溝而為溝洫之法匠人言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則為井田之法誤矣遂從溝橫遂水注溝地

勢當如此說者謂遂人其遂從匠人其遂横則亦誤矣。小司徒九夫爲井田可知匠人亦九夫爲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兼溝涂言之也然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則九千夫之地其不同何耶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間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以同舉澮亦其大畧云爾遂入溝溝入洫洫入澮澮入川周世井田之法實公行於天下内外遠近其溝洫固不異制則遂人匠人之所掌也其制一也。井田之法自說溝洫者不通故曰采地之制用井田鄉遂公邑用溝洫紛紛異議於是始失而不知周時皆用井田凡曰田者皆用徹法孟子曰鄉田同井則是鄉皆同井謂鄉遂用溝洫非也哀公問年饑用不足有若告以盍徹則是邦國亦用徹法後世拘九夫爲井以爲造都鄙之說則是井田之法獨都鄙爲然故云鄉遂公邑用溝洫之法不知周禮書皆通率而言所謂互

見者固不一也陳采邑有賦而無貢井田有貢而無賦周官太宰之職九賦有甸稍縣都而九貢云邦國之用是也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古犬切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專達于川各載其名○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注曰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為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為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以匠人攷之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茲不易之制也一說謂方里之內二溝十里之外九洫百里之內九澮一說謂一同之地直達而為遂者九萬相溝而為溝者九千洫而為洫以百計之九矣澮而為澮以千計之九矣匠人之制豈其然乎○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溝逆地阞音勒謂脉理也謂之不行水屬讀為注不理孫音遜順也

謂之不行〔謂決溢也〕○梢溝三十里而廣倍〔注云謂不墾地之溝也鄭司農云謂水激齧之溝故二十里而廣倍梢音蕭〕○凡行奠〔音亭〕水磬折以參伍〔水行欲紆曲也〕○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漱猶齧也鄭司農云淫謂水淤泥土畱着助之為厚〕○凡為防廣與崇方〔等也〕其閷〔色界切薄其上也〕參分去一大防外閷〔又薄其上厚其下〕○凡任索約〔縮也〕大汲〔引也〕其板謂之無任〔築防若牆者以編縮其板大引之言板撓也板撓築之則鼓土不堅矣〕

稻人

掌稼下地〔以水澤之地種穀也〕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偃瀦者畜流水之陂也防瀦者堤也蕩謂以溝行水也遂田首受水小溝也列田之畦匕音圭也非一道以去水也澮田尾去水大溝以涉揚其芟以其水寫故得行其田中舉其芟鉤也〕

雍氏

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擭

成周總論

天下之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古者或東其畝或南其畝畝之所向

澮洫隨之則東南其畝者亦其大致如此而已不必盡然鄭氏曰以南畝圖之遂從溝橫洫從澮橫凡澮而川周其外然川之所流當適地所非於萬夫之外必有大川圍而匝焉賴達疏詩謂鄭氏所言特設法耳其設是也溝洫之於田野可決而決則無水溢之害可塞而塞則無乾旱之患荀卿曰修隄防通溝洫之水潦安水藏以時決塞則溝洫豈特通水而已哉稍人掌稼下也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此又下地之制與遂人匠人異也考工記所謂水屬者屬溝洫也所謂稍溝者溝末也自溝末言之謂之稍溝自田端言之謂之田首溝逆而不倍不足以容水水行不磬折不足以殺其勢觀易坎為弓輪而河亦百里一曲一曲一直則溝洫之制磬折可知矣先王之時通九川陂九澤溝洫絡脉布於天下則無適而非利也及井田廢而仟陌作於是史起引漳以富河内鄭國鑿涇以注關中李冰壅江以灌蜀地番繫引汾以溉蒲阪以至白公之於渭邵信臣之於南海馬臻之於鏡湖張閩之於新豐塘劉義欣之於芍陂鉗盧李襲稱之於雷

陂史臣書之以爲異績之特名主於不足耳。遂溝洫澮川雖不同皆謂之溝司險曰五溝也溝徑畛涂道路雖不同皆謂之涂司險曰五涂是也

楚吳蜀水利

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溝三江三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則蜀守李水鑿離碓音堆岸也避沫水之害沫水出蜀西南徼外東南入江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百姓饗其利

魏水利

魏襄王使西門豹爲鄴令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爲鄴令不知用於是以史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

秦鑿溉田渠

其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仲山西抵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國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命曰鄭國渠

漢文帝水利

漢文帝以文翁為蜀郡太守穿煎洩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人獲其饒

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堤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

武帝水利

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渠下民頗得以溉田矣。河東守番係請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

河漑汾陰蒲阪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漑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與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如淳曰越人有徙者以田與之其租稅入少府也師古曰稍漸也其入未多故謂之稍也○嚴熊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漑重泉以東萬頃故惡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頹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也是時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漑田而穿中輔渠靈軹引諸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漑田各萬餘頃佗小渠陂山通道不可勝言○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而倪寬為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以益漑鄭國傍高仰之田帝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寖所以有五穀也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溝瀆畜陂澤所

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其後十六歲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饒也。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上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上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上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武帝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非也自戰國以來地里家所載禹蹟多失其真孟子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按禹貢揚州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是禹之時淮泗無達江之道也及吳王夫差掘溝通水以與晉會于黃池然後江始有通淮之道而孟子之說是誤認

吳王所穰擢之濊以為禹之舊江矣司馬遷河渠書載禹導河疏二渠按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是河自龍門而發以至于大陸者皆為一流初非有二渠也自齊威公塡九河之八流以自廣惟以徒駭一河通流至秦之時河決魏郡然後始有二流而子長之論是誤認秦時所決之渠以為禹之舊河矣地理之說最為近古者莫如孟子史記然且誤認後世之迹以為禹之舊功則夫地理家之所載益可疑也

宣帝水利

宣帝地節中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斜直也當貝丘縣乃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

元帝水利

元帝建昭中邵信臣為南陽太守於穰縣理南六十里造鉗盧陂累石為堤傍開六石門以節水勢澤中有鉗盧小池因以為名用廣溉灌

增多至一萬頃人得水利及後漢杜詩爲太守復修其業時歌之曰前

有邵父後有杜母

西漢總論

漢治河凡五策隄防以塞水穿渠以分水或欲復九河韓牧或欲決河注湖中齊人延年或言不以水爭地漢用二策一隄防一穿渠按本志孝文時河決酸棗武帝時決瓠子成帝河決館陶後決平原皆築塞之則漢治河之策大抵出於隄防耳平當曰經無隄防築塞之文賈讓以增隄爲下策張戎以隄塞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觀此則專用人力以隄防非至計也按本志武帝塞瓠子河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潘繫以穿渠引河宣帝時郭昌更穿直河是將以分殺水勢也是時馮逡則請開屯氏河孫禁則請開馬篤河平當奏言則欲求能浚川疏河者賈讓中東亦不過多穿漕渠以分水勢是治河之策宜無以易此也若復九河之說決河注湖中之說皆不可行所可行者獨不與水爭地之說耳

後漢章帝水利

後漢章帝建初中王景爲廬江太守郡部安豐縣有楚孫叔敖所起芍陂先是荒廢景重修之境内豐給

順帝水利

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爲會稽太守始立鏡湖築塘周廻三百十里灌田九十餘頃至今人獲其利

東晉水利

東晉張闓爲晉陵内史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闓乃立曲河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農稔葛洪爲其頌乃徵入拜大司農

宋朝水利

宋文帝元嘉七年劉義欣爲荆河刺史治壽陽于時土境荒毀百姓離散義欣綱維補緝隨宜緝理芍陂良田萬頃堤堰久壞秋夏常若旱義欣遣諮議參軍殷肅循行修理有舊溝引淠水入陂伐木開榛水得通徑由是遂豐稔

後魏水利

後魏北史 刁雍為薄骨律鎮將至鎮上表曰富平西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以通河似禹舊迹其兩岸作溉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北渠中計昔時高於河水不過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於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崩頹渠既高懸水不得上雖復諸處按舊引水水亦難求今艾山北中有洲渚水分為二西河小狹水廣百四十步臣今請入來年正月於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鑿渠廣十五步深五尺築其兩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之高渠即修高渠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就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從小河東南北斜斷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丈絕斷小河二十日功既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盡入新渠水則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旬日之間則水一徧水凡四溉穀得成實從之公私獲其利○裴延儁為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水旱

不調人多饑餒延隽自度水形營造未幾而就溉田萬餘頃得十倍利

唐太宗水利

貞觀十八年李襲稱為揚州大都府長史乃引雷陂水又築句城塘以溉田八百餘頃百姓獲其利徵拜太府卿人至今賴之

高宗水利

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奏祥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為富商大賈競造碾磑堰遏費水渠流梗澀渠一萬許頃諸修營此渠以便百姓至于鹹鹵亦堪為水田高宗曰疏導渠流使通灌溉濟泼炎旱應大利益太尉無忌對曰白渠水帶泥灌田益其肥美又渠水發源本高向下枝分極衆若使流入同州則水饒足比為碾磑用水洩渠水隨入滑加以壅遏耗竭所以得利遂少於是遣祥等分檢渠上碾磑皆毀之至大歷中水田纔得六千二百餘頃

憲宗水利

唐韋丹　西隄丹為江南西道觀察使築隄扞江長十二里竇以疏漲

凡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宣帝讀元和實錄見丹政事卓然他日與宰相語曰和朕治民功第一周墀對曰守江西韋丹有大功惠及八州没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郭刻功

穆宗長慶初朗州刺史溫造開後鄉渠百里溉田二千頃號右史渠後遷節度河陽復懷州古秦渠枋口堰以溉田濟河內溫武陵四縣田五千頃

宋朝水利

至道元年度支判官梁鼎陳堯叟言乞與南陽陳潁壽春汝郡襄陽水田復郡信臣鄧艾之制詔何亮等經度之鼎等又言自唐季以來農政多廢民率棄本不務力田是以稟庾無餘糧上地無遺利臣討論典故備得端倪自陳許定鄧潁蔡宿亳至於壽春用水利墾田先賢陳迹具在坊隷廢毀遂成污萊儻開闢以為公田灌溉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給官錢市牛及耕具增築堤堰每千人人給牛一治田五萬畝畝三斛歲可得十五萬斛凡七州之間置二十七屯歲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不知其極矣行之二三年可以致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開田

益墾民益饒是仍慎選官吏兼督其事又引[漢]召信臣[晉]杜預鄧艾等遺跡且言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帝覽奏嘉之詔皇甫選何亮等按視經度明年選等言先至鄭渠相視舊迹按史記鄭渠元引涇水注洛三百餘里溉田四萬頃收皆畝一鍾白渠引涇水注渭中袤二百餘里溉田四千五百頃兩處共四萬四千五百頃今之存者不及二千頃及二十二分之一分也詢其所由皆云職守之人改修渠堰鐵壞舊坊故灌溉之功絕不及古望今增築堰埭云云又鄭陳許潁等七郡官私開田共二十二萬餘頃並是漢魏以來召信臣杜詩杜預任峻[司馬宣王]鄧艾等墾闢之地欲望於舊坊未壞可以疏引水利處充耕二萬餘頃漸興置之詔從其請令自鄧州始募民耕墾免其稅。

嘉祐五年三司使包拯言京西多曠田而唐州治四縣其田之入草莽者十八九雖蠲其賦役而民多流亡不能以還業知州趙寬興復召信臣渠并境內之陂堰下溉民田數萬頃荒瘠之地下為沃壤今非獨流民自歸又有淮湖之民至者萬餘戶請留再任從之。治平四年京西

南路安撫使郭中錫言知唐州高賦在任興建水利墾闢荒田民獲安業詔賦再任知州更能興置水利開廣閑田當議陞陟

古今水利總論

論古今水利之制莫善於周莫不善於漢夫水利之在天下猶人之血氣然一息之不通則四體非復為有大而江河川澤微而溝洫畎澮其小大雖不同而其䟽通導達不可使一國之壅閼則一也成周之盡力於溝洫西漢之用功於河渠不貪小利以害大謀不急近功以遺遠害田畝有灌溉之益川澤無壅塞之憂此周禮遂溝洫遷史書河渠之利歟且成周匠人之職方井之地廣四尺者謂之溝十里之成廣八尺者謂之洫百里之同廣二尋者謂之澮夫自四尺之溝積而至於二尋之澮一同之間其稍膏腴之地以為溝洫之制者凡幾畝也為溝洫〔禮冬官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又小司徒之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說者論田稅之所出則百井之地出田稅者六十有四而三十六井則治洫也萬井之地出田稅者四千九十有六井

而五千有奇則治溝與澮也夫自一成之地積而至於一同萬夫之衆其捐賦稅之入以治溝洫之利者凡幾人也地官小司徒注成周之君豈不愛膏腴之地賦斂之入而棄以為無用之溝洫哉誠以所棄者小而所利者大所捐於公上者不能毫髮而所以福斯民而澤天下者無窮已也

自經界不明而先王溝洫之制漫無可考以九河之地猶失其八支而莫得其迹東坡辨九河云以漢許商之言攷之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齊小白塞之為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蓋其八支併歸徒駭也則細而溝洫之屬可知矣天下所謂有才之士始出而以私智經營雖其利澤不傳未及古人偏利天下之意不猶愈於後世與水爭地貪尺寸之利而遺無窮之害哉自春秋戰國浚其源西漢導其流而河渠之水利詳矣孫叔敖起芍陂楚受其惠文公穿湔口蜀以富饒史記鑿漳水於魏者鄴旁有稻粱之詠魏襄王時史起為鄴令曰魏氏行田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為鄴令不知用於是引漳水灌田鄴以富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導涇水於秦者涇陽有禾黍之謠班固西都賦又前溝洫志自秦用鄭國穿涇陽渠又名鄭白渠至武帝中大夫白公復奏穿引涇水一起谷口以溉池陽又名曰白渠民歌之曰鄭國在前白公在後云云且灌且溉長

我未秦此見於春秋戰國之時也自漢以來講明充備內而京師外而列
郡又遠而邊地源流瓜分原濕碁布歷歷可見矣嚴熊穿龍首渠於馮
翊之地注見前兒寬穿六輔渠於左內史之治武帝元鼎間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白
公引涇水於池陽之匯見上決渠降雨荷臿成雲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豈
非京師之利乎西都賦其他郡縣泰山則引汶東海則引鉅定海南九江
則引淮朔方西河酒泉諸郡則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溝洫之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
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山谷以溉田而關中靈軹成國漳渠引諸川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溉田各萬餘頃他
小渠及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也陂山通道在在相望豈非諸郡之利乎輪臺以東有
渠溉田五千頃桑洪羊奏故輪臺以東技渠黎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溫和田益可益通溝渠而種五穀
而鮮水左右亦有橋七十所趙充國屯田奏云願留萬二千人屯要害處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
所令鮮水左右是雖極邊之地水道源流無不加意又豈非邊地之利乎西漢
之君不計地利之廣狹不論費役之多寡不一勞者不求逸不暫費者
不求寧此漢人得享溉灌之利也然周漢所以得水利者治之者非一
官領之者非一人得以盡心於溝洫河渠之間是故周官營溝行水之

制則職之匠人俾任浚導之功也匠人為溝洫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止水蓄水之令則領之稻人俾專儲蓄之利也地官稻人以儲蓄水以防止水以溝瀦水以遂均水以舍水以澮寫水天惟浚之於其始積之於其終又安有旱澇之患哉

漢之京師則少府總禁池之事其屬則有池監百官表少府掌山海陂澤之稅其屬有上林上池監有都水長丞有都水見上水衡掌林苑之事其屬則有水司空百官表水衡都尉水司空長丞屬焉有都水前百官表奉常注如淳曰都水治渠隄水門又按太常少府水衡皆有都水長丞三輔以行京師之職太常以領巴陵之渠並百官表郡國則九江有陂湖官南海則有淮浦官南郡江夏則有雲夢官夫惟既任於其內又分於其外又安有壅閼之憂哉地理志九江郡有陂官湖官南海郡中有淮浦官南郡工夏郡有雲夢官國朝惠養元元留心水利三司則有都水監本朝官制都水監屬三司員無常職興役則差諸路則有提舉淳熙七年臣寮乞委提舉常平築陂塘於海門瀦水為備州有倅貳邑有丞佐淳熙七年又臣寮劄子乞委諸路常平司籍定所隸郡縣公私陂塘川澤之數專責縣丞一因民暇日勸率疏導聖旨依令專責縣丞於農隙日浚治疏導廣行儲蓄而又郡有守邑有令皆得以行其浚導儲蓄之利故修蕭何之故堰則若許景山而廢壞之地獲蒙大利真宗朝知興仁府許景山嘗修漢蕭何所為故堰溉其屬日鄭侯方定天下乃暇為此以灌農田今吾豈敢一時之

勞而發萬世之利於是因其壞隳大修之正鄭公在前白公起後之意也見上修召信臣之蹟
渠則若趙尚寬而荒廢之場變為沃壤仁宗朝有唐州太守趙尚寬者復修召信臣集與寬內陂堰向
為荒瘠之地變為沃壤三司使包拯上其事以嘉其能命留再任且有旌擢之諭正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之意
也後漢杜詩復修召信臣南陽渠人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築海堤以衛田而民享其利則如范
文正范仲淹監西溪名建白於朝請築海堤於通泰海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以文正為興化令專掌役事發通泰楚海四州民夫
治之既而民享其利興化以范為姓興水利有功而治系得聲則如劉彝安定胡先生有治道齋如治兵
水利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後累為政皆興水利得人如是則其利可勝計耶今日閩有論水
利之事矣而不蒙其利閩有任水利之官矣而不行其勞太湖藪陂澤
水之所豬而河渠畝遂水之所泄豪民墾之以獲豐殖之資官私仰之
以享租輸之入及其日增歲衍而水利之故地皆為創置之良田曩之
仰其水利以耕者今不勝旱溢之害是固不可以悉舉也姑以越之鑑
湖言之負漢永和中始闢其廣二百餘里而灌溉之利及於民者為田
八千餘頃及熙寧中盜耕其中者九百頃至近歲又甚矣至取其田以
歸之公上此未害也而不知所剩者僅數百畝而利之所以復未必盡

歸之官所言者凡數千頃而駸駸不已則越三郡將受其弊矣倘今日
公上不利絲毫之賦守令不恤豪右之民毋惑於紛紛之議毋付於悠
悠之輩則何患乎利不具害不除而使周漢專其利哉雖然自利固當
舉也亦未易輕舉也才不辨者不足任心不盡者不足任苟且順從者
不足任上糜帑庫下奪農田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間有藉鄰國以為人
說禹貢而行河者益以滋其謬耳不然閔之苕溪入太湖東坡何託此
以諷熙寧興水利者哉東坡譏王安石興水利。自史起溉鄴田鄭國鑿涇水漢
興文翁穿前謏利當時引渭漕熊引洛自是後王景理汴修馬臻築鑑
湖至晉初濬疏荆菼之水宋人引渫魏人引河唐疏雷陂築句城皆代
天施長地力衣食元元而足公家之費故三代溝澮之法潛而赴時務
功此不可不望也伏願我國家預行古制分命有司每一歲三月舉行
其政委之州牧伯于縣宰遍陂湖通溝洫旱暵作癘則引而灌之雨害
粢盛則決而注之令民自便不禁其時然後復三老之官以勸耕穡置
常平之倉以禦災變上資邦計下慰民望夫倉廩既足民重犯法則仁

義之化可以階衛矣夏文英公文

皇明正德三年
慎獨書齋刊行

群書考索卷六十六

前集